

公益普及类艺术讲座出现关键性变化

——上海大剧院艺术课堂打破常规提升内涵出票便受热捧

◆ 沈次农



很生动,完全没有过去普及音乐讲课的那种呆板程式与学究气。

自从上海有了西方音乐,对西方音乐的教学与普及工作也应运而生。我们知道的著名人物是上世纪初的李叔同、丰子恺。以后虽然音乐会越来越多,曲目越来越丰富,普及方式和课题内容却变化不大。最常见的形式便是在音乐会开演之前办讲座,演什么讲什么,这样的形式一直延续到今天。但音乐会可以年复一年地继续下去,而一成不变的讲课形式对听众的吸引力却越来越弱。事实上这

种内心的不满不仅存在于观众,也存在于主办者与讲课者的心里。只是因为这种讲座的公益属性,类似买一送一,是否真能让听众获益也就不放在心上了。

在这个问题上,上海大剧院走出了第一步。如果说原先做一场讲座卖一次票的做法有点像游击战的话,那么现在上海大剧院改游击战为集团军阵地战了——集中策划选题,集中安排系列,集中贴出告示,并在同一天集中出票。这样做的好处是讲课者能在更大范围内确立自己的讲课内容,可以形成更

有规模的系列讲座,可以讲深讲透;听众可以通盘考虑自己的选择,可以从集中推出的讲课内容中找到自己想听的课,对自己有兴趣的内容可以成套买票;而主办方更可以在预先制定的计划中从容安排各项准备事宜。

上海大剧院把这个新的改革方案的执行令交给了艺术课堂新任的主任王海凤。这个在伦敦著名的南岸艺术中心(见图)工作了一年半回到上海大剧院的年轻人,曾亲眼目睹了英国同行如何在有条不紊的管理机制下,每天居然能举办三四十场各类艺术活动。而这么多的活动,又能吸引源源不断的伦敦市民前来参加,让南岸中心成了伦敦市民的艺术休闲中心。而在上海,仅从这次小小的改变,就得到的热烈反馈。可见即使对这种低消费的公益性课堂,市民也有不同的需求。他们不满足于原先初级阶段的简单介绍模式,希望从专家口中获得更进一步的艺术知识。

限于目前上海的条件与环境,现在还不能做到伦敦南岸中心那样的规模,但南岸中心却给了我们这样的启发——传播艺术的范围可以无限扩大,挖掘艺术的深度也可以无限深入。有了这两个目标,你会有做不完的事。

巴伐利亚歌剧院的双重大庆

——基里尔·彼特年科

◆ 陈唯正



1972年出身于西伯利亚音乐世家的俄罗斯指挥家彼特年科(Kiril Petrenko),11岁便登台与当地交响乐团同演钢琴协奏曲,18岁移居奥地利专攻钢琴,毕业后又在维也纳音乐大学学指挥。1997年他担任了维也纳大众歌剧院指挥。1999年出任德国曼宁根歌剧院音乐指导,其间非常出色地连续四晚指挥了瓦格纳的四联剧《尼伯龙根的指环》,赢得举世瞩目,那时还不到30岁。从此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慕尼黑巴伐利亚、巴黎、德累斯顿、巴塞罗那、法兰克福等歌剧院以及柏林爱乐、巴伐利亚广播交响、巴伐利亚国立、克利夫兰、维也纳交响、科隆的西德广播交响和汉堡的北德广播交响等乐团的合同接踵而至。2002年至2007年他出任柏林喜歌剧院的音乐总监,硕果累累,不仅积累了丰富的曲目还练就了一身歌剧创作的手艺。

更不容易的是,去年拜罗伊特瓦格纳艺术节为瓦格纳诞辰200周年推出新制作《尼伯龙根的指环》,艺术

节领导将这个世界上最瞩目的重要演出的指挥重担交给了年轻的彼特年科。他不负众望,以清新流畅的解读,浓似飞云淡似烟的指挥风范,震惊四座,也奠定了当今名列前茅的欧洲指挥地位。无论是法兰克福的《Palestrina》(帕莱斯特里那)还是慕尼黑的“Jenufa”(耶努法),他的指挥才华其实早已为德奥爱乐界所津津乐道。加上他不达完美不罢休的精益求精创作精神,宁缺毋滥、不愿出头露面的处世态度不得不令人想到慕尼黑已故传奇指挥家卡洛斯·克莱伯。

自2008年奥地利人巴赫勒(Nikolaus Bachler)担任慕尼黑巴伐利亚歌剧院总经理后,便开始物色音乐指挥,并早把目标锁定在基础扎实、聪颖拔萃、才智出众的彼特年科。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欲将他看不顺眼的当家指挥日本人Nagano取而代之。经过几个回合,Nagano眼见延续合同无望,便早早偃息旗鼓,宣布下个演出季不再留任,也算是保全了面子。巴赫勒一鼓作气,签下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后起之秀。(二)

影响声音的方方面面

◆ 朱大钢

线材在音响系统中究竟起多少作用,一直让人糊涂。甚至是玩过多年音响的也难辨是非。其实如果能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应该有助于解开线材疑团。

先从线材本身的制作过程来看,它大致要包含下列因素:铜材的选择,有纯度的高低,还有铜材本身结构的不同,如单晶铜和多晶铜的差别;线材结构上也有许多差异,比如平行式、绞合式、螺旋式等。不管是喇叭线还是信号线,都有两股铜导线,它们之间还有用于绝缘的内衬材料的区别,从普通的塑料直到高级的特富龙材料。在线材外边,还有包裹材料的不同,比如松软的和紧绷的等等,另外还有电气方面的像电阻电容等参数,线材的电气参数还能由仪器测试出来。

在国外,不同牌号线材还会带上不同国籍的烙印,比如像美国的许多线材都是以硬质的单枝铜芯线制作,而英国产的线材则往往是选用多芯

软线来制作。在音效上,相似地,偏硬材质的线材往往带有偏硬的音效,而软线同样附带了柔软音色。

对于有一定玩音响经验的烧友而言,多半能够察觉线材带来的音效上的变化,而如果感觉不到变化时,可以留意以下因素:

1.器材本身无法将线材的特点反映出来,比如某个器材本身对于高音段存在衰减,那么对于高音段有特点的线材就很难发挥作用。

2.播放的片源没能将线材的特点反映出来,比如某副线对提高低频的控制力比较擅长,然而播放的碟片则是以小提琴,二胡等中高频段偏多的音乐,再比如,有的线对空间感中的细节还原很好,而听的碟片却是普通的人声和流行曲。

3.对线材的本来特性了解不够以及试听的时间不够长,有些线,它可能不会一连接上去就给人惊艳的听感,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或者多换了些唱片试听后,就会察觉和

以前的线材存在区别。

4.有些线,经过一番广告推销、华丽的包装以及较高的标价后,就会给人一种是高级线材的印象,其实很可能本身就是一副很普通的线,这样试听比较线材的话可能会听不出差别。

5.听觉障碍,人的听觉和视觉一样,也有分辨能力的高低差异,尽管人的大脑神经会经过有意和无意的训练而作些修正和补偿,但听觉差异还是会存在,由此便会对线材的差别缺乏分辨力。

6.心理因素,一旦由于某种外部的或内心的因素使得对线材的作用失去信心时,再怎么试听线材也分辨不出差别。

如同大千世界,音响世界里的不少线材也是彰显各自特性的,它提供给发烧友多样化的选择,有的注重控制力,有的则能提供纤细的分析力,有些线材,尽管带上明显的失真,带上了音染色,却也能合乎某些人的胃口,更有些线材会对某种乐器施加像画家般润色的功能,或者提供拾遗补缺、阴阳调和的功能。

每年元旦后到春节,是音乐会淡季。因年末的演出小高峰刚过,气温又是上海一年中最冷的时候,所以这段时间演出往往很少,即便有节目也不会是特别引人瞩目的那种,剧院票务中心门前常常空无一人。

然而今年却有动静。1月12日那天,上海大剧院为全年的“艺术课堂”开始出票。上午11点左右,大剧院有员工接朋友来电问是否票已卖完?员工认为不可能,没想到电话转声问去,票务中心真的说票已卖完。再看时间,从九点半开票到这会,两小时还不到。

30场讲座,每场100座,总共3000张票,不到两小时就没了。不知道这两小时是怎样的热闹状况。据说排最前面的从昨晚九点就在。这让大剧院从下到上无不目瞪口呆。须知这是讲座,不是音乐会。票价虽然只需10元,但没有表演的。“艺术课堂”早先还是免费的,属于公益普及类节目,开办七八年来,也从未有过这样的火爆场面。而这一次,很多人还选择买套票,譬如陶辛全套、田艺苗全套……像在书店买名家丛书。

听到消息,我首先想知道谁是主讲人和讲些什么,主讲人有七个:陶辛、王勇、韩斌、田艺苗、李严欢、吴浩和罗伯特·迪尔(Robert Dil)。除了最后两位不熟悉,前五位在音乐圈内都名闻遐迩,是功底扎实学有成就又擅长表述的中青年音乐专家。在上海要想再找几位这样的人才,怕还不容易;再看课堂内容:“多乐章套曲的逻辑进程”、“站在歌剧院殿堂的门口”、“巴赫音乐中的数学之美”……课题都

意大利指挥家克劳迪奥·阿巴多本月20日在他位于意大利博洛尼亚的海边寓所内逝世,享年80岁。

在许多人眼里,阿巴多代表着同代人中最高水准的指挥造诣,尤其是他2000年被查出患胃癌并接受手术后。术后三年阿巴多复出,与志同道合者组建琉森节日乐团。病后他的外貌特征发生巨大变化,一个阳刚奔放的意大利人变得憔悴干瘦,但这反而更加衬托出他炯炯有神的眼神。

与他合作过的音乐家不少都赞叹他有着鹰一样的眼神,眼神交流也成了他指挥技艺一大特色。他最后10年的指挥动作流畅自如,简练明快,优美而举重若轻。四两拨千斤的风格无一不让人想起传奇指挥家卡洛斯·克莱伯。而那段“向上天借来的日子”也让阿巴多把自己的每场音乐会都当作是人生诀别。他的音乐由此升华,尤其是马勒的交响曲,无一不透出浓烈离别之情。这点又让人想起晚年因癌症而指挥得到升华的大师费伦茨·弗里柴,或是在盛名之中隐退十年潜心修炼的钢琴家毛里奇奥·波利尼。

阿巴多、波利尼及英年早逝的路易吉·诺诺,是意大利过去半个世纪来同辈音乐人中的骄子。指挥家、钢琴家和作曲家构筑成一个铁三角同盟。他们因音乐趣味走到一起,也因为精神追求志同道合。阿巴多历来信奉以音乐普渡众生,这点与身为意大利共产党员的波利尼不谋而合。1968年,年仅34岁的阿巴多出任意大利米兰斯卡拉歌剧院音乐总监。在执掌歌剧院的18年岁月中,他率领歌剧院和乐团上山下乡,为工人、农民和普通市民召开广场音乐会,将过去认为只有权贵阶级才能消受的意大利顶尖歌剧院表演的歌剧带到大众市井之间。即使2008年应邀重返斯卡拉,他提出的回报也是不可思议的——“在米兰种9万棵树”。但他的左翼思想并未得到意大利权贵阶级善待,阿巴多于1986年离职斯卡拉,他的继任者是以“高大上”和“强势”著称的里卡多·穆蒂。

1989年阿巴多经过柏林爱乐乐团的全体成员投票,从逝世的卡拉扬手中接过象征古典音乐界最高“帅印”的柏林爱乐乐团首席指挥一

职,并于同年12月以马勒《第一交响曲》上任。当时正值欧洲政治风云突变——苏联解体、柏林墙倒塌、两德合并。在记录阿巴多入主柏林的纪录片《阿巴多在柏林的第一年》中,阿巴多在1989年11月初排练时对演奏员说:“我们见证了柏林墙倒塌,这是历史事件。”而事实上他的潜台词是:卡拉扬在柏林爱乐乐团留下的独断专横和帝王般的形

象将从此被打破。在全盛时期和媒体中伤下,阿巴多于1998年宣布于2002年卸任柏林爱乐乐团。他给柏林爱乐乐团带去了民主与独立价值,他也成为乐团史上首位辞职的音乐总监。富特文格勒的艺术遗产、卡拉扬的商业遗产和阿巴多的政治遗产成为现今柏林爱乐乐团的安身立命之本。

术后的阿巴多创建琉森音乐节乐团。琉森音乐节就是在意大利指挥家,也是反法西斯斗士托斯卡尼尼的指挥下于1938年初试啼声的。阿巴多是托斯卡尼尼在琉森音乐节精神的延续。1973年4月,阿巴多与威利·博斯科夫斯基率领维也纳爱乐乐团到访中国,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两场“明灯”一般的音乐会。博斯科夫斯基指挥了一场施特劳家族圆舞曲,阿巴多则以与股承宗合作的《黄河协奏曲》亮相。据指挥家李德伦的女儿李鹿回忆:“那时我们刚刚经历了只能演样板戏的年代,聆听阿巴多的音乐会,非常震撼。他是那么年轻,他的音乐充满光彩。那段经历我终身难忘。”

阿巴多与英国指挥家比彻姆都热衷于创建乐团。经由阿巴多创建的乐团大多为青年乐团,作为他扶持年轻人的重要平台,除琉森之外还有欧共体青年乐团、欧洲室内乐团、马勒青年乐团、马勒室内乐团等。阿巴多获得的象征各国最高级别的荣誉包括意大利大十字勋章、意大利终身议员、德国大十字勋章、国际马勒学会金质奖章、西门子音乐大奖、英国皇家爱乐协会金质奖章、维也纳爱乐乐团金质奖章和金戒指等。

阿巴多的逝世是国际乐坛的巨大损失。他的同辈指挥家诸如巴伦伯伊姆、杨松斯、穆蒂、拉特、小泽征尔、夏依、郑明勋,自己提携过的丹尼尔·哈丁和古斯塔沃·杜达梅尔等纷纷悼念阿巴多的离去。

怀念阿巴多大师

◆ 唐若甫